

■聚焦新作

歌兑长篇小说《坼裂》

寻求对地震题材的文学超越

□汪守德

一场突如其来、撕裂天地的汶川大地震,不仅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灾区人们的心灵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已经有很多的作品以悲怆难抑的情怀、泣血含泪的笔墨,来描写和反映这场空前的浩劫,对众志成城的抗震斗争给予倾情的颂扬和精神的抚慰。曾参与抗震救灾、目睹过大灾难的作者歌兑,则在大震之后经过两年的沉淀思索和精心创作,推出了《坼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对汶川地震进行更具文学意味的观照、更富哲理色彩的思考和祭奠,读来使人因进入关于地震人生的新的解读和认知层面而回味不已。

小说是以身为军队医务人员的林絮和卿爽两个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展开描写的。正当他们为感情的朦胧与迷离而困惑与烦恼不已的时候,一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发生了,他们几乎是在猝不及防、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自觉而迅速地投入了战斗。作品以两人在各自不同时空中的外在行动和情感经历,形成两条并行不悖又交替推进的线索,细腻地描写地震所导致的巨大伤亡给他们带来的强烈震撼,促使他们怎样以一个军队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和神圣使命,不舍昼夜、竭尽全力地实行着

救死扶伤。同时小说也以冷静的笔调,从治疗伤残的医学角度,描绘了大地震发生之后种种纷繁凌乱、焦灼困顿、甚至无比惨烈的生活场景,以及人们在灾难突至时种种异常的精神和心理现实。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地震中可能存在或遭遇的极端事件的描写,提升和强化了题材本身具有的刺痛感和震撼力。大地震的伤亡似已司空见惯,但小说文学化的描写则把对生死与伤痛的体验推向了极致,如卿爽发现被埋在地震废墟中怀孕的闵老师后,冒着余震的威胁钻入废墟深处,为她实施剖腹术取出“地娃儿”,这一情节无疑体现了两个女性的伟大。而在震区的山坡上为被巨石钳住脚腿的“地娃儿”父亲小赵做截肢术,那种生命在灾难袭来时的脆弱与无奈,以及人们对之施救时的纠结和尽力,其过程竟是如此令人揪心和痛彻,对一般读者而言,是难以拥有极端环境下的亲身体验的,而大地震则残忍地制造和提供了众多此类极端的例子。对于这类情节或细节的描写,不仅反映出作者的叙事能力和想象能力,更反映了作者感天动地的悲悯情怀。

林絮和卿爽情感关系的捉摸不定具有鲜明的现代心理特征,而养育在网络世界

的“透明宝宝”,显示出人物当下情感的似真还幻的某种虚拟性状态,以及网络对人物情感强有力吸引和分化。地震这一突发事件本可加速其演化进程,或导致其回归现实,但其情感仍然沿着某种非理性的轨迹向前运行。卿爽前夫迟龙祥同时出现在抗震救灾的现场,使人物的情感和故事的情节呈现更多波澜和周折,也使两人的情感走向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并产生更大的疑问和悬念。而在最后的时刻,林絮和卿爽在灾区暗夜河道上形体的互助和挣扎,心灵的呼唤与应答,是那样的深切与动人。最终卿爽却眼睁睁地看着所爱的人随波逐流而去而无法施救,使两个人的爱情在伤感和悲情中走向无言的结局。就是在地震这种偶发但极端的环境下,主人公不仅以自己青春的肉体,也以最为真诚的情感介入这一事件,演绎的既是一种旷世的恋情,也是现代人丰富而又带有浓烈伤痕意味的心灵历程。

由此可见,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以大地震为背景,却又努力超越地震掘入生活的深层,去描写地震环境中的人以及他们内心的真实,从而真正走进大地震中的人们的精神层面。其超越的显在价值不仅仅是对民族的灾难寄予深切同情,对英雄

行为极尽赞美与颂扬,更反映出某种批判性特征。正如作品题旨所表明的,碎裂的可能是大地与山川,在“人心深处,也藏着这一‘坼’”。在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情人感情的走向与结局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撕裂的现象,因此我们从作品所看到的既有伟大崇高,也有卑劣渺小,既有生活的逻辑与秩序,也有怪谬与荒诞,这无疑是人的本性和本质的深刻揭示,是对某种现实的有力针砭。这种对大震之后的人情物态的描摹,对灾后人心纤毫毕现的描绘,显示出作者观察的精细与入微、思致的深邃与独到、行文的犀利与泼辣。当然作品并未止于批判,而是以冷峻中的温情来描写在特定情境下人们精神的救赎、粘合与修复,从而使批判本身具有更强的力量。

《坼裂》寻求对地震题材的文学超越,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是作品兼具哲理的思辨、语言的智慧、特立独行的形象和强烈的时尚色彩,这就决定小说具备了一种令人称道的非凡品格和崭新魅力,并且达到了一种时代的和文学的深度。读者在阅读这部有着很强文学意蕴的小说时,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一部地震题材的作品,而会充分认可其超越题材的文学价值。

■创作谈

我们可以无限感慨地宣称,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开端,是以文学的勃兴作为一个独特的标志的。一篇篇勇敢的文字像蜂群一样给板结的心灵传授了花粉,是文学的解放助推了思想的解放。

谁能够忘记那样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们拿出微薄的津贴,排长队,找“路子”,摩肩接踵,奔走相告,就是为了阅读几句新颖的思想。他们觉得值,因为他们因此而燃烧了一个崭新的理想。他们因之而离乡的离乡、求学的求学、下海的下海……不过,广阔的天地、复杂的人生,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生活撕裂了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学梦。他们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循环,抛弃了一切旨在宣扬理想主义的文字,也掩藏了那个理想主义的自我。

现实一些、再现实一些,是现实主宰了变革的命运。

若是能唤醒那份“理想”,就是文学的胜利;若是不能,那么文学美梦就好比托给了一个植物人,由它在静谧的脑海之中渐渐老去。

短短的一二十年间,那变革的盛宴,经济、科学、教育、医学、法律、军事、信息技术……被一个个请上餐桌高座。电视与大片成为觥筹交错间的新宠。而文学,像是旧时代的商女,要周旋在聚光灯附近,否则,就只得从主宾沦落为阶下的粗活丫环。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批热情得有些盲目的文学青年被岁月开除“青年”称谓之后,文学就是纯粹的商品经济了。

何至于此呢?

如果不是亲历了2008年的抗震救灾,如果不是去得那么早、又待得那么久,如果不是被那些时兴的资讯方式像嫁以东坡肘子一样从饥肠辘辘而被喂到起腻,我一直还以为文学真的衰老了。

重大事件,置身其间,长时间的严酷现实刺激,你会发现当所有的摄影机对准一个场景的时候,所提供的反而不再是真实,那倒更像跟风和赶时髦。你会厌倦乃至憎恨一种文化模式桎梏了思考的疆界,又不得不逐流于一阵群起的喧哗。这一方面是因为影像捕捉的本就是一个瞬间和一种外在,另一方面是由于任何人在镜头面前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演”状态,他不再裸露出那自由流淌的本真了。

电视、照片、报告文学、事迹报告……铺天盖地的信息也不能把你准确送回到当初经历过心理状态。你被困惑淹溺,惟一的一根稻草就是:试试小说。

于是你会发现,描绘出现象是简陋的,最终只有深入到逻辑层面和德行的程度,才能够找到某种心灵的喘息。那只有靠小说而非任何其他形式所能及了。

这是怎么了?我们只有在张致的高潮散去以后,在任沉思而非欲望驰骋的世界里,才能找回被其他表现媒介所打消掉的灵魂的真实,由此也能找到文学使命价值之所在,以及我们对文学的认知与使用方法上的偏差。

第一稿写完后,我先是拿给一同参加抗震救灾的同行看。那勾起了他们的许多回忆,但那一刻我知道,我在制造一堆抗震救灾垃圾。他们的滔滔不绝让我发现,我们都在做一件最没意思的事儿,急着表白自己,他们用唾沫,我用墨水。仅此而已。

真高尚是不用表白的,而且真到极致了也就无从表白了。我们是要通过表白去掩盖无法表白的另一些东西,我们在用浓墨重彩去更改笔素描的那最初始的真实。那总会有点儿躲避的故意。只不过,由于被冠以了一道颠扑不破的光环,而让人沉浸在一派虚妄的幻象之中罢了。

前两天,我才从灾区回来,我激动地发现一个个崭新的城镇以神奇的速度站立成了一片片。一同破土而出的还有一种感叹:要不是地震,这里哪辈子能重建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被这话唬得目瞪口呆,如同被推进一个粪坑里。是的,我们不能因为掏粪工的高尚,而非要认为大粪也是干净的。

我们飞快地就能淡忘苦难的一切,以幸福生活的名义。想到这一层,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提到的、近30年来总在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穿得破衣烂衫、吃不饱饭的年代里,我们光凭一种简单的理想就能够让那些最具军事实力的人心生忌惮;而当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最大的商品消费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采购团横跨世界经济霸主大门的时候,我们是否全面获得了大国应有的尊敬?由这疑问谁还会弄不清楚精神和金钱在人类世界中的分量各有多重——为什么别人没事儿了就要向我们输出价值观,来“开化”和“现代”我们,而我们从没有找到些人类共同理想方面的东西、像敬酒的习惯一样去给别人强灌?

在我们的内心,是两极分裂的,巨人的骨架包藏的是一个不够开阔的心胸,铺张的精力却受制于裂了缝的精神内核。

这样,这本书就有了书名和主题,有了人物各自的思想与行为,有了故事线索及延伸向纵深的那些细碎而不可忽略不见的力量;也有了一种变革社会才独有的人性的自由感,一种有可能延展成事关民族崛起的中国价值观。

它和地震无关,却因地震或救灾表现得更为充分。别光以为要从地震的废墟上站起来,还更要从精神的废墟上站起来。几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无疑是新兴的暴富阶层用闲钱订购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兴替,如果他们仅仅去买进些衣食住行的狂欢奢侈品,他们就不可能强大到今天这个样。而我们现在,有需求、有基础、也有实力来把文化软实力搞强大了。

没有文化的给力,就谈不上民族的崛起。不靠自我剖析的热血浸濡,也就不会有文化的穿透力。

以上这些,或许和小说文本写作的具体行为无关,但是,那确实激励我敢于写下去的所思所想。毕竟,文学就是拿理想与读者去一赌。读者输了,无非是把书扔进废纸篓;作者输了,他的梦也就肥皂泡般地破灭了。

『坼裂』,为梦想一赌

□歌兑

■看小说

崔敏《一号桥》

遛鸟老汉和最炫交警

《一号桥》(载《黄河文学》2010年第12期)里有一座桥,当然就叫“一号桥”,桥上有遛鸟老汉和警察,有撞了人还要撞的宝马车主,还有被飞来横祸撞死的冤魂。在这个天然的大舞台上,一个佯装遛鸟却私开“摩托”的老汉与一个挨整的警察,先是敌对,继而相认,最后竟变成知交。

崔敏的叙述不疾不徐,质感凸显,有“段子”般的幽默,也有直指人心的沉痛。在小说里,老汉一直就称之为“老汉”,他的老伴死于车祸,“呼啦一下,没了”,儿子媳妇归了婚,却把孙女丢了给他;警察也直呼“警察”,因为一根筋的性格,原本负责上牌,却被领导一步一步贬到在大街上疏导交通。这两个干脆连姓名也没有的、失意的人碰在了一起,一场车祸成了他们人格的试金石。当“宝马男”撞人后不仅不去救助伤者、反倒骂人的时候,这两个人站出来,用各自的方式给了他一次最公正的教训——这样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在崔敏的笔下变得含蓄而又生动;是什么时候,良知和正义似乎只存留在了“卑贱者”的身上?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再也不惮于“失去”了吗?后来,老汉终于去世,警察成了网上传说中的“最炫警察”,却派往了更艰苦的地方。可是,但愿这样关于良知和正义的呼唤不是结尾里“一只鸟儿”发出的“微弱的唧啾声”。(刘凤阳)

权聆《哈代诗篇中的神

秘终结》

愿那夜被幽暗夺取

在这篇风格独特、形式感极强的短篇小说里,权聆故意模糊了年代和背景,小说的色调、气氛和符码都有着古典主义的典雅与幽冥,结构技法上又充满了时空交织、物我两忘的现代感,由此,权聆在《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载《收获》2011年第1期)里,组织了一个精巧的故事:一个死者——小镇上新来的律师裘德在自己的新婚之夜溺水身亡,警官在调查这起命案的时候偶尔牵出了记忆中的另一个死者——被丢弃在水草丛中的婴儿尸体,并牵出了警官与律师、警官娘子与律师、警官娘子与律师的家人、警官娘子与花匠等几组错综复杂的关系。律师的女人是一个厌倦了舞台的艺人,偶尔的一个机会留在了本镇,并与律师订婚。她的慵懒、她不经意间的风情倾倒众生,“连过路的小子都印象深刻”,使得警官娘子暗自倾慕却倍加嫉恨。在律师的新婚之夜,警官娘子买通与其私通的花匠,上门告诉律师与其新婚妻子生下过一个孩子,致使律师在醉酒后跌入河沟溺亡。裘德的卑微和失意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呼应着哈代小说里著名的“失败者”形象;律师女人的端庄和高贵,则令所有对她抱着习惯性想象和诋毁的人自惭形秽。最值得玩味的是,当警官调查得知真相之后,交上了一份假报告,并利用权力处死了花匠,因为他笃信的法则是“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道,维持现有的平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刘凤阳)

钟正林《早晨响起的门

铃声》

普通人们对尊严的捍卫

中篇小说《早晨响起的门铃声》(载《钟山》2010年第6期)再一次彰显了钟正林小说的社会深度透视和叙事语言的紧密度,及小说结构的讲究。小说采用了时光逆流的倒叙方式,让我们在一串令人惊悚的门铃声的导引下潜入一个前公安局长的生活状态,人的运气、人情世故的不可琢磨和难以预测,小城人生活的变数都藤蔓叶簇般纷披呈现。保姆方婶身上的最坚硬最隐忍又最富有同情心的柔软在层层剥茧中凸显了出来,一个弱势妇女鲜活的形象站立在语言之上。小说让我们领略到,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最卑微的人群,也有着她的道德观和人格尊严,一旦触及底线,就是鸡蛋碰石头破釜沉舟也要捍卫的。钟正林初出道时曾经捧出过《可恶的水泥》《河雾》《人人心偷盗》《黑色的核桃花》等深刻揭示社会病人性隐痛的中短篇,这个中篇再一次吸引我们,让我们为方婶和公安局长老肖一家人的有意思的故事结局而皱起眉头,心头为之一震。(郑阿平)

■第一感受

诗意图:有关爱与信仰

□陈彦瑾

事。前者有许多未知,每个未知都是毁灭的开始;后者却趋向静默,那静默的大美里,有孤独,有空寂,更有永恒的诗意图。前者说:爱她吧,瞧,多美的女子,哪怕爱的结果是毁灭;后者说:你还没有更大的爱。小爱转瞬即逝,大爱相对永恒;小爱是个人觉受,大爱是心灵的滋养。

这一段话很好地阐释了男性在面对爱时的心态。对女性来说,爱本身就可以是她的全部、唯一,而对男性来说,他的心中总有一个天爱,爱只是其中一个砝码,那另一个,可以是事业,也可以是信仰。当天平的一边倾斜时,他们总能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往另一边添加砝码,这理由可以是对诗意图的期待,也可以是对永恒的寻觅。

其实,和“生活在别处”的说法一样,期待和寻觅,都是由此岸望向彼岸的一种向往,是人类“诗意图”的一种姿态。男人或许不需要爱,仅凭信仰就能载他到达彼岸,而女人则或许不需要信仰,仅凭那爱就可以升华了自己。所以,黑歌手寻觅娑萨朗,紫晓寻觅黑歌手,换一种说法——男人寻觅信仰,女人寻觅爱——这寻觅,将黑歌手从庸碌的男人堆里超拔出来,也将紫晓从世俗的女人堆里超拔出来,他们都成了“诗意图”的象征。

同样,这期待、寻觅,以及对诗意图的执著关注,也将雪漠从当代芸芸的作家堆里超拔出来,使他的写作带有了某种“诗意图”。从这个角度,我更愿意将雪漠称作是“诗意图作家”——是的,诗意图的作家,诗意图的雪漠。

我知道雪漠不光是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修行了20多年的优秀的瑜伽士,修行和写作一直在争夺他。正是那份对诗意图的牵挂和期待,将他拽出修行的澄明之境,于是有了一部又一部作品,也有了一个又一个诗意图的女子,一段又一段诗意图的爱情。

雪漠笔下钟情的女子,大多有着脱俗的气质,《大漠祭》里的莹儿、《白虎关》中的兰兰、《西夏咒》中的雪羽儿,以及这《诗意图》里的紫晓,都是洗净了烟火味的诗意图女子,她们更像是由此岸望向彼岸的清风,是梦,是理想。雪漠笔下的爱情,也大多带有诗意图的特征,雪羽儿与僧侣琼、紫晓与黑歌手,那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男女之爱,那爱本身,其实也就是此岸通往彼岸的渡船。男子和女子,融化在这爱里,完成了由世俗欲念走向生生世世永恒之爱的超越。用雪漠的话说,这便是大爱。

雪漠说,他衡量文学好不好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因为有了这部作品变得更好,这其实也是他对自己衡量标准,这也是他常说的要用大爱、大善铸就一个人的心。很多读者都是在遭遇人生困境不能自拔时走入雪漠世界的,在这个诗意图的世界,他们找到了灵魂的清凉,有的甚至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

在曲美韵重的诗情中徜徉

——读《颍川吟草·陈文玲诗词选》有感

□张海君

些大江大河牵动着诗人的内心,陈文玲寄情于壮丽的山河,以不同寻常的笔触,把飞流直下、穿行天上人间的江河写得气势恢宏。言江河状态之美,是为了抒发对祖国山河的赞叹,是为了唤起人们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为了强调中国古以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最为强烈的感受,或者说笔者最为欣赏的是,在她的诗词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和推崇的诗词境界。陈文玲的一些诗词中,那些或直抒胸臆、或热烈奔放、或深沉忧虑、或真情讴歌的,都蕴含着她浓重的爱国主义情怀。不论是在“山随平野阔”的篇章中,还是在“国风雅颂”的篇章中,都集中抒发了她对伟大祖国的浓烈而真挚的爱。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来自祖国强大的自信和自豪,也来自她本人在其间的付出和收获的真情。

值得肯定的是,陈文玲的诗词讲究起承转

合,讲究开头与结尾呼应,讲究学古忘古、适当用典。她的诗词清新纯净、古朴平淡,如潺潺流水和淡淡轻风,给人以美感。她的很多诗词写得也很美,虽然是清丽婉约之笔,但细腻而不伤感,柔中带刚,刚柔相济,表现独属于当代女性的诗风诗韵。她的诗讲究遣词造句,一些诗词中的神来之笔令人感到沁香扑面。如《行香子·水中看丹霞山》:“锦江乘船/静仰奇观/见群象/东渡安然/灿若明霞/色如渥丹/神造化/虚阳元/灵峰秀布/绿丛遮掩/娇羞/神交自然/归兮美人/醉卧高崖/玉女拦江/几百里/水绕山。”在这首词中,上半阙写阳元山,下半阙写阴元山,阴阳互动互补;起句写水,末句亦以水结尾,诗词前后呼应;整篇诗词写山写水,山水相映。以上描写的语言具有诗意图的美,充满了难以述说的韵味,使人读起来如同身临其境,你真的会为大自然的神奇所打动、所陶醉。

陈文玲少壮之时刻苦研读,谋求经世济民之道,对事业充满了激情、真情和热情。她参与和经历了伟大祖国的几十年变迁,在一路高歌的发展进程中,常常涌动着她的感悟,诗情便喷薄欲出。她曾经告诉笔者,当伟大祖国像高速列车奔腾前进的时候,自己常常被震撼,被感动、被影响,思想的翅膀总忍不住要飞翔。由于工作原因,陈文玲有机会到各地调查研究,每当一项调研任务完成写出研究成果后,很多副产品——诗词歌赋也自然喷薄而出。创作的诗词自然便在咏物绘景的清词丽句与慧心妙赏之外,还流淌着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思索,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流淌着对所有描写事物的真情实感。

陈文玲不论是在一些大处着眼、心系国家的作品中,还是在贴近日常生活的绘景咏物之作中,都有着很不寻常的思想境界和诗意图。陈文玲酷爱唐诗宋词和毛泽东诗词,她不仅能背诵很多诗篇,而且深得其中三昧。她悉心品味着生活,体悟着人生,从古今书卷之中领会着哲理玄思,而这些也都表现在她的诗作中。敏锐的审美直觉与灵感,生活中获得的美学体验和文学修养,使她的作品凝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和婉约情思,又融会了今日社会乐观昂扬的生活态度,书成了笔劲辞清、侠骨柔肠的佳作。